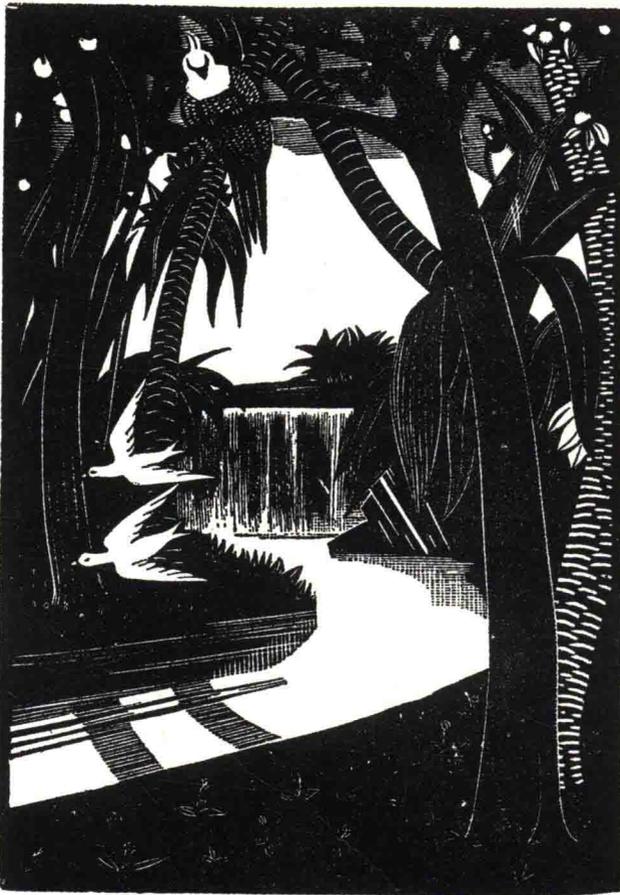


文 譯

期三第 卷二第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文 譯

期三第 卷二第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光芒萬丈長 千古不枯滅 的

世界文庫



世界文學名著
世界文壇寶藏
每月只費七角半全年九元
一年內可得名著五百萬言

全國作家總動員！

本文庫由鄭振鐸先生主編。編譯委員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胡愈之、傅東華、陳望道、謝六逸、夏丏尊、葉紹鈞、豐子愷、朱光潛、郁達夫、俞平伯、周作人、謝冰心、許地山、徐霞村、胡適、巴金、洪深、朱自清、黎烈文、阿英、沈從子等一百數十位，均係國內第一流作家。所註所譯，當更有價值。

本文庫每冊內有繼續登載之長篇著譯五六篇外，餘均為一次登完之名著。其中如明末刊本《警世通言》話，亦須五十元以上，且都不易得到。即譯作如魯迅之《死魂靈》、傅東華之《詩詞雜傳》等四五部，至少要傳七八元。今以近百元之名著，全部僅傳銀九元。其價格之廉，可謂空前。

第一冊目錄

外國之部

- 吉訶德先生傳(一)……傅東華譯
- 死魂靈(一)……魯迅譯
- 無神者之彌撒……徐霞村譯
- 冰島漁夫(一)……黎烈文譯
- 奧羅夫夫婦……周寬譯
- 美狄亞……趙家壁譯
- 希臘羅馬偉人傳……胡仲持譯
- 我的回憶……茅盾譯
- 中國之部
- 傳奇……唐·裴鏞作
- 花間集……蜀·趙崇祚編
- 緋衣夢……元·關漢卿作
- 西遊記雜劇……元·吳昌齡作
- 白兔記……元·無名氏作
- 別本白兔記……元·無名氏作
- 金瓶梅詞話(一)明·笑笑生作
- 警世通言(一)……明·馮夢龍編

本館特約大行均可發售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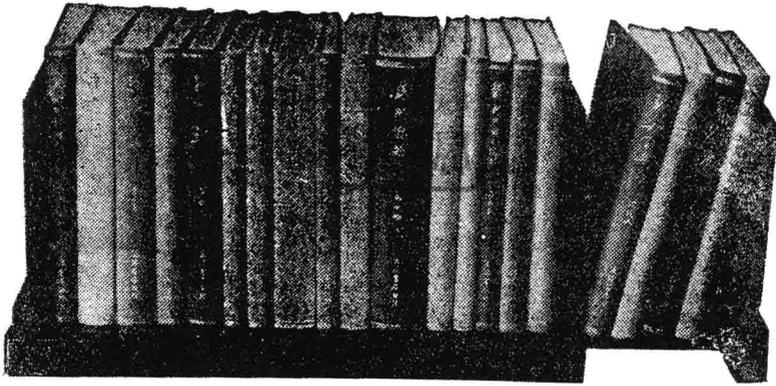
總店 上海福州路四號

三十六開本
道林紙精裝
軟布面燙金
繪美銀墨

創作文庫

傅東華
主編

現代文壇的收穫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的基本



歐山	浮遊	驢子	沉和	梁允	罪惡	中書	片雲	女儂	邊樓	取火	青的	將途	旅隨	西柳	如蕪	反集	小坡
漫桃	集集	生日															
精裝六角	精裝七角																
傅東華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M 塞 萬 提 斯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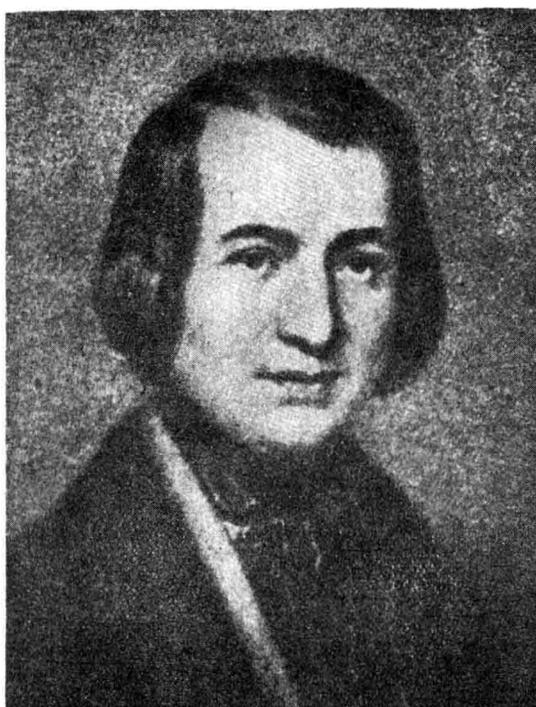
DON QUICHOTTE

DE 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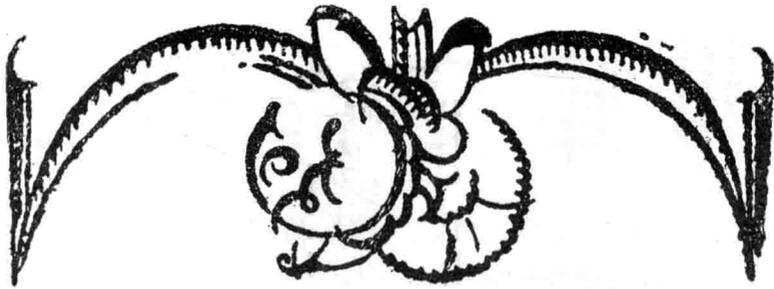
MANCHA



吉訶德先生騎着馬，和桑科判黎騎着驢子同行。



H. 海 涅 像



譯文

第二卷
第三期

目錄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六一二五號

吉 訶 德 先 生……………三〇七

H·海 涅 作 傅東華譯

兒 童 作 品……………三三七

我 進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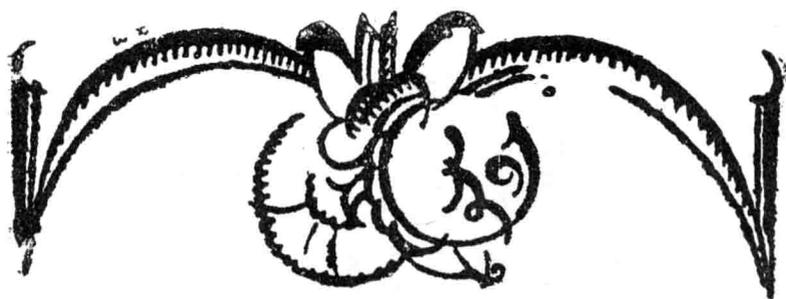
V·古地諾夫作 胡愈之譯

性 的 渴 望……………三四一

A·柏 克 曼 作 巴 金譯

叩 娜……………三五〇

E·葛巴絲衛里作 孟十運譯



後 鴿 隨 狄 割 保 退

伍……………三七八

A·普列波衣作 金 人譯

護……………三八八

V·蕭留梭夫作 由雅吾譯

麥 人……………三九七

E·赫 林 作 孫 用譯

更 斯 論……………四〇七

F·梅 凌 格 作 胡 風譯

筆 三 則……………四一五

A·紀 德 作 徐懋庸譯

的 懸 賞……………四一九

A·小 仲 馬 作 沈起予譯

記……………四五五

吉訶德先生

H·海涅 作

我達到了解事的童年及稍能駕馭文字以後，第一部讀的書就是精明騎士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的生平和行蹟 (*The Life and Deeds of the Sagacious Knight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薩阿未特刺之密格爾·塞萬提斯 (*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 作的。那時候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我早晨一早就起來，從家裏偷偷跑出去，跑到馬路公園裏，省得人家來打擾我讀吉訶德先生。那是五月的一個美麗日子，妙齡的春正躺在沉默的晨光底下曝曬，聽着那甜蜜的阿諛者——黃鶯——的讚美。它那時歌唱得這麼溫柔而熨貼，用着這麼銷魂的熱情，以致雖極羞澀的蓓蕾也破為花朵，壯健的草葉和芳馥的陽光更狂喜的親吻着，樹和花都樂得只顫抖。可是我坐在所謂欵氣馬路中的一條古舊蒙苔的石凳上，離開飛泉不遠，將那勇敢騎士的竦人的冒險來攪我的小心靈。我那時懷着一片醜朴的稚氣，什麼事情都看得很認真；以為無論那位可憐英雄的命運派他遭遇的種種不幸是怎樣

的可笑，總都是不得不如此的，且想叫人去笑，也就是英雄精神的一部分，和受人傷害並沒有兩樣；前者之使我懊惱，與後者之使我傷心是一般可痛。我還是一個孩子，並不曉得上帝曾經織進這個世界和大詩人曾經在他的小型世界裏模倣過的那種挖苦到底是什麼東西，故當看到那位高貴騎士以他那樣的豪爽任俠，而所得的只有負心和棒打，就禁不住極其悲傷的痛哭起來。我當時讀書還不熟練，每個字都要高聲朗誦，因此鳥兒，樹木，溪流，花朵，都能聽到我讀的東西，而這些天真的事物對於世界上的種種挖苦既也同孩子一般無所知，所以它們將這一切都看得很認真，也跟着我為那不幸騎士的悲哀而哭泣；一棵衰老的橡樹甚至於抽咽了；飛泉則把他的白鬚鬚搖得更加猛烈，像在責罵世界的罪惡。我們都覺得那位騎士的英雄精神並不因臨陣脫逃而不值得欽佩，以為他的身體是虛弱枯乾的，他的甲冑是上鏽的，他的馬是一匹可慘的驚馬，所以他的行為才愈加值得贊美。我們很看不起那些將這可憐英雄那壓野蠻毆打的下等流氓，但是尤其看不起那班上等流氓，他們身上穿的是綢緞，嘴裏說的是漂亮話，名字上掛的是體面銜頭，而他們所笑諷的却是比他們思想道德都優越得多的一個人。我把那部奇書讀得愈久，那位達辛泥亞的騎士（註）在我的估價裏地位爬得愈高，

註：即托波左之達辛泥亞(Dulcinea del Tòboso)是吉訶德先生所鍾愛的一個女子，故他自稱為「達辛泥亞的騎士」。

我對於他的愛也愈加強力因爲那本書是我一天不斷的在那公園裏讀的故及至秋天到來我就已讀到故事的結束；那一天我讀到那位騎士落得那麼羞辱一個下場的那次悲慘的決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是一個陰鬱的天氣，幽暗的雲頭掃過一個鉛色的天空，黃鶯兒可悲地從樹上落下，沉重的淚點掛在那些裝着一種悲慘銷沉模樣而垂着將死的小頭的花朵上，黃鶯兒是早已消失的了，蕭條的景象從各方迫視着我，而我當時所讀的正是那位高貴騎士躺在地上受傷昏暈的時候，他從他那閉着的面甲裏，用一種虛弱低沉的聲音，彷彿從墳墓裏說出來一般的說道，「達辛泥亞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我是天底下最不幸的騎士，但是不應當因我無能而便否認這個真理——拿你的矛子打罷，騎士先生。」我讀到這裏，心是幾乎破裂了。

啊，我的天，那位漂亮的銀月騎士，曾經征服過世間最勇敢最高貴的人的，原來是個化裝的理髮師呢！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自從那時起，會有許多新的春天放過花，然而它的最大魔力我却再也感覺不到了，因爲，啊！我已不再相信那春之阿諛者黃鶯兒的甜蜜的欺騙了；我知道他的榮華消歇的多麼迅速，而當我看着最稚嫩的薔薇蓓蕾時，我在精神裏就看出它們倏而慘紅，倏而慘白，又倏而被風

吹散了。處處在在，我都看見一個化了裝的冬天。

然而在我胸懷中，仍舊開放着那如火如荼的愛，它那麼熱烈的由土地飛昇而上，冒險着到天之大張着口的空間去縱樂，及迨被寒冷的星星推拒回來，仍落到藐小的大地，這才不得不帶着感歎和勝利，供認了一切創造之中沒有東西更美更善於人的心。這種愛，就是使我充實的靈感，一向是神聖的，無論它所做的是愚蠢或聰明的事情。故所以，小孩童爲僂騎士的悲哀而洒的眼淚，是無論如何不會白費的，總之比後來青年時期有許多晚上在書室中爲神聖的爭自由英雄——如斯巴達的亞奇斯王，（註一）羅馬的傑亞斯，（註二）和提比留·革拉古，（註三）耶路撒冷的耶穌，乃至巴黎的羅伯斯比爾（註四）及聖舉斯特（註五）而洒的眼淚，不見得更爲白費。如今我既已穿上了「成人外衣」（註六）

註一 King Agis, 斯巴達王，卒於前三三〇年，以抗拒馬其頓人之侵略著名。

註二 Caius 一世紀時之羅馬法學者，其所作 Institutes 爲羅馬法之基礎。

註三 Tiberius Gracchus 前三世紀之羅馬改革家，因主張均地爲人所殺。

註四 Robespierre 法蘭西革命者，盧騷學說之信徒，爲敵黨所殺。

註五 St. Just 亦法蘭西革命者，爲羅伯斯比爾之爪牙，與之同上斷頭台。

註六 Tolga viliis 爲羅馬男子繡十四歲所穿之外衣，紫色無裝飾。

自己也想要做大人了，那樣的服淚就算已告終止，而不得不學着從前那些偉大人物的榜樣，一舉一動都得像個大人，希望到將來，倘如上帝允許的話，也有孩童和青年爲我而哭。是的，雖在我們這種冷酷的時代，這樣的事情也仍舊可以期待；因爲現代的人仍舊還可以被從古書裏吹來的微風所燃點，因而也能夠領會現代人的燃熾的心。青年在它的思想感情上都是無私心的，而因此之故，它能極深澈地感覺着真理，在缺乏勇敢同情心的地方，也不會吝惜懺悔或行爲的。至年紀較大的人們，就都是自私的，偏狹的了；他們爲自己的資本的利益着想的多，爲人類的利益着想的少；他們讓他們的小船安閑地浮下生活的溝渠，不大肯去顧念那在大海上和波浪戰鬥的水手，或者他們用着百折不撓的毅力，爬上了高位要津，這才對着那些被大風狂雨從名譽柱上沖下來的英雄人物聳聳肩頭；於是他們或許就告訴人，說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也曾如何如何的碰過壁，但是後來他們和那牆壁妥洽了，因爲那牆壁是絕對的存在，憑它自己也爲它自己而存在的，且因其存在，故即是合理，而因此之故，凡不能忍受一種高尚，合理，不可避免，永久註定的合理主義者，就都是不合理。唉，這一班心想要用哲理來把我們化成一種馴良奴隸的人們，雖稱我們所不能容忍，而比之那種運爲獨裁主義辯護的合理根據也，以爲無須有的敗壞分子，倒還值得尊重些；在後一種人，因其嫻熟於歷史，他們就把獨裁主義當作一種習慣的權利而爲之奮鬥，就因人們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已經習慣了這種主義，而這種主義

也已成爲無可爭辯地有效而合法的了。

好了！我是不願意同舍（註一）一般來揭開我祖國恥辱的大衣的，但是做奴隸這樁事會如何成爲我們一種閒談的資料，我們德國的哲學家們和歷史家們又會如何折磨他們的腦子來爲獨裁主義辯護，無論它是如何的愚蠢而醜惡，都會得講成合理又合法——這種情形說起來實在有些可怕。塔西陀（註二）說，沉默是奴隸的光榮，我們那些哲學家們和歷史家們的主張却正相反：他們是把奴隸的徽章陳列在他們的鈕扣眼裏的。

或許，畢竟還是你們的對，我不過是一個吉訶德先生，爲了讀各種的奇書，使我的頭腦已經歪曲，也同那位拉曼卻的騎士一般，盧梭就是我的高盧之阿馬狄斯（註三）彌拉波（註四）就是我的羅蘭或亞格拉曼多（註五）而我對於法蘭西圓桌勇士（註六）的英雄行爲以及國家會議（註七）的圓桌，

註一：Hann 挪亞之幼子，洪水後因父醉隸臥，未盡子職，致受父詛咒，後裔降爲他人之僕。（見舊約創世記）

註二：Tacitus 一世紀時的羅馬著名歷史家。

註三：Amadis de Gaul 中古騎士羅曼司中的英雄，爲吉訶德先生所欽佩的英雄之一。

註四：Mirabeau 法國著名革命家（1749-1791）。

註五：Roland 和 Agramant 也都是中古騎士羅曼司中的英雄。

註六：French Paladins 侍衛查爾曼大帝的十二勇士。

註七：National Convention 從一七九二年九月到一七九五年十月統治法國的集團，是推戴帝制擁護共和的。

確實是研究得太多了。可是實際上，我的瘋狂和我由書本裏創造出來的成見，是跟拉曼卻那位先生的瘋狂和成見屬於完全相反的性質的。他是想要把騎士制度的沒落時代重新建立起來；我呢，剛剛相反，是想要毀滅從那時代一直殘留下來的一切，所以我們是抱着完全不同的見解來工作的。我的同事（指吉訶德先生——譯者）曾把風車看作了巨人；我呢，剛剛相反，能夠從現在的巨人們身上看出他們不過是些誇耀的風車。他把皮做酒囊當作了魔法家，我則能夠從今日的魔法家身上看出他們不過是些皮做的酒囊。他把赤貧的酒店當作了堡砦，趕驢子的當作了騎兵，馬房的娼妓當作了宮廷命婦；我呢，剛剛相反，要把我們的堡砦當作赤貧的酒家，我們的騎兵當作趕驢子的，我們的宮廷命婦當作下等的馬房娼妓。他要把一場傀儡戲當作了國家典禮，所以我就要把我們的國家典禮當作可悲的傀儡戲，然而也同那位勇敢的拉曼卻騎士一般勇敢的要去打那笨拙的戲台。唉！這種英雄行為所得的結局，在我是往往跟他一樣壞的，而且也像他一樣，我不得不為尊重我的女子而吃許多的苦。倘使我單為害怕，或為卑鄙的愛好獲得起見，便不去認她的賤，那末我也可以在這合理組織的世界裏舒服地生活，且應該牽一頭美好的犧牲到祭壇上，讓那些肥胖的魔法家們祝福我，跟高貴的驢夫們一起饗宴，並跟其他的小奴隸們一樣，創造些無害的羅曼司出來！但事實却不如此，我既帶着我的女子的三色旗，我就不得不反抗，不得不戰鬥，而每一次的戰鬥都不免要化費我幾分心血。我日